

新加坡屋顶下

苗秀 著



新加坡屋顶下

海外華僑文學叢書·苗秀著

新



《海外华文文学丛书》总序

杨 越

海外华文文学，是指中国本土（包括台湾、香港）以外的以华文为表达工具、流行于华人聚居的国家或地区的文学创作。远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随着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华文报纸副刊的兴起，华文文学便开始萌芽，它几乎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同步。海外华文文学最早在东南亚各国（尤其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茁壮发展。开初还只是中国新文学的一个支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由于国际政治风云的变化，更由于本地土生土长的作家的成长，逐步形成一种属于各国，表现“此时此地”社会生活的独特的文学形态。至于美洲、澳洲和欧洲一些国家至本世纪中期，也先后出现了华文文学创作活动。如今，海外华文作家遍布世界五大洲，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包括台湾文学，香港文学）便与英语文学，德语文学，希伯来语文学等语系文学一样，已成为一种令人瞩目的世界文学现象。

海外华文文学，不论是从历史的发展，还是从作家队伍的成长；不论是从创作的数量和水平，还是从史料整理和理论研究，都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分治前的马来亚地区为中心

地带。马华文学在整个海外华文文学中闪烁着灿烂的光辉。把以新、马华文学为主的海外华文文学的作家作品介绍和推荐给我国文学界和爱好文学的读者，是义不容辞的。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广西漓江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这套《海外华文文学丛书》，目的在于通过介绍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作品，积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资料，传播海外华文文学的成就，以加强我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交流，提供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园地，促进海外华文文学的繁荣，也有利于吸收海外华文文学的养料，丰富我们的文学创作，增添我们的文化积累。

这套《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将收集海外华文文学的诗歌、散文、戏剧、小说、评论，以选集或合集的形式出版。每年计划出书5种。整套丛书，将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家作品为主，兼及其他各国和地区的华文作家作品。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现状和成就，为了加深国内读者对海外华文作家作品的了解，也为了给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工作积累资料，这套丛书的各个集子，将收入该集编者所撰写的研究文章以作后记。

无疑，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海外华文文学，对于广大中国读者和研究者来说，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领域。过去，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我们对这种文学，缺乏应有的注视。随着中国社会的对外开放，随着中国文学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进行科学的评价，已成为我国文学研究工作者一个迫切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外华文文学丛书》的编辑出版，将为我国文学研究领域填补一项空白。同时，我们也看到，海外华

文文学与中国文学，作为不同国家而同一母体的民族文学，必然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原来就是同根的，受着中国文学深刻的影响，但它作为一个具有独特的社会生活基础和承担着自己的社会历史责任的文学形态，它所包含的不同内容和形式，也必将反过来影响中国文学，成为中国文学有益的借鉴。我们希望这套小小的丛书，能在这方面作出微薄的贡献。

我们自然很愿意为读者呈献一套比较完善的丛书，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局限，我们在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遇到不少的困难。其中有些在海外华文文学界的朋友们热情帮助下解决了，有些则经过努力而至今尚无法克服的。特别是当我们知道海外读者听到这套丛书出版的消息而称庆的情景时，一方面油然腾起一种忧虑，担心会使读者失望，一方面受到极大的鼓舞，提高我们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尽最大努力出好这套丛书。

我们热切希望海外华文文学界的同仁和国内的广大读者，不断给我们大力帮助，给我们提出批评意见。

苗秀简介

苗秀（1920—1980），新加坡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原名卢绍权，常用笔名有文之流、闻人俊、军笳、夏盈、苗毅等。祖籍广东三水，出生于新加坡。曾任银行书记，《星洲日报》翻译，1948—1950年，主编《晨星》文艺副刊，后为星洲华侨中学英文教师、南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生前是新加坡写作人协会顾问，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主席。

苗秀17岁时开始文学创作，后受教于中国著名作家郁达夫。其创作深得中国现代文学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精髓，作品多描写社会下层人物生活，尤其擅长描写扒手、私会党、妓女、咖啡女等人物活动，中篇小说《新加坡屋顶下》为其代表之作。

苗秀的创作大致可分两个时期，（一）新加坡独立（1965）以前。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旅愁》（1953）、《第十六个》（1955）、《边鼓》（1958）、《人畜之间》（1960）、《红雾》（1963），中篇小说《新加坡屋顶下》（1952）、《年代和青年》（1952）、《小城忧郁》（1962）和一部长篇小说《火浪》（1960）。（二）新加坡独立以后。主要作品有散文集《文学与生活》（1967）、《马华文学史话》（1968），长篇小说《残夜行》（1976）曾获新加坡1978年度书籍奖，另两部长篇《初熟》和《蛹》分别于1978—1980年间连载于《新加坡文艺》和《星洲日报》“小说世界”版。其间（1970），他还参与编辑《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的工作，主编第一册（理论）和第五册（小说二集。）。

苗秀对新加坡华文文学有殊多贡献，1971年，因著作功绩获新加坡共和国公共服务勋章。1980年秋，因眼疾和癌症辞世。

（陈实）

目 录

小城忧郁·····	(1)
新加坡屋顶下·····	(73)
旅愁·····	(165)
深渊的城·····	(197)
上一代的女人·····	(221)
女职员日记抄·····	(235)

· 附录 ·

苗秀前期小说创作论·····	陈 实(252)
----------------	-----------

小 城 忧 郁

一

一百个无聊，这赤道的雨季。

这季候中的热带小城，更教人难耐。到处是泥泞，到处是湿漉漉一片，仿佛什么东西都一古脑儿在发霉。

我照老习惯很迟才起床，丽子早上课去了，她不愿打扰我的睡眠，静悄悄的走了。

她已经给我准备好早餐，又是白米饭！我晓得她又把那些没半星儿滋养料的木薯自个儿吃掉，把自家那份白米饭也给我留下来。尽管我反对了多少次，这妮子还是不听。我虽说生了病，可还是一条结结实实的男子汉，挨点木薯跟甜薯有什么要紧。丽子可不行，她是那末给娇惯了的，只要有一丝儿风吹草动的，就很可能惹出毛病来。要是她出了什么岔子，去世的妈姆决不会饶恕我的。妈姆她老人家在世时光，就挺疼爱她丽子的。

我爱妈姆，因此我得拼着我的一切去替丽子寻求幸福，这样子才对得住妈姆她老人家。

不过事实上，这些日子来，与其说我在照顾丽子，不如说是她在照顾我这个从远方飘泊归来的迷途羔羊。

丽子秉有妈妈她老人家那一切的好德性：温柔，慈爱，沉静，坚忍……

跟丽子在一块儿，我仿佛回到过去那些老旧的日子，坐在妈妈身旁那样的温暖的感觉。

这淌雨的季节，几乎每夜都要下一场雨，昨夜也是这样，并且是狂风暴雨的。自己近来常常患失眠症，在漫漫长夜里，躺在床上不由得想起这些日子来所发生的许多数不清的遭遇，教人悲凉，也教人兴奋。我回忆着不久以前在那个没有沦陷的新加坡大城过的那些亢奋热烈的生活。我深深地缅怀着一批还留在那热带大城市跟东洋鬼子斗争的熟识的朋友们。还有那些已经流亡到了大芭的人们，当这末的冷雨季节，这些弟兄们可要肩起更艰苦的任务的；象这般风雨飘摇的日子，大伙儿还得攀登陡削的山坡，穿逾处女密林，泥泞没膝的芭洋，沼泽地带，跋涉，摔倒，流血，献出宝贵的生命的；就为的那个崇高信念：消灭他们东洋鬼子，解放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奴隶群……

最近离开的软又闯进我的记忆里来，这当子一定又重回到弟兄们的队伍里吧，又恢复了先前那热烈的战斗生活吧……

暴雨喧闹地敲打着马口铁的屋顶，可是我仍旧时不时听到隔房丽子的睡床发出响声，还透过一两声幽幽的叹息来，清晰地落进我的耳膜里，噤，丽子也跟我一样患了失眠症啦。可怜的丽子，你干么要寻烦恼！

开始觉得有点寒颤，对于生长在热带的这却是稀有的感

觉；可见两个多月来的缠绵疟疾对我健康有了多大的损害。

房门轻轻开了，丽子蹑脚进来，臂弯上搭了一件卫生衣，走近床沿来。嘿，我马上闭拢了眼皮，佯装睡了的样子。

丽子拿卫生衣轻轻地盖在我身上，把那块裹到膝头的毛毡替我拉好。满以为她要走开了，我偷偷的打眼缝瞧了一下，她可还留在床边，仿佛一尊灰暗的石膏塑像。

蓦地电光一闪，小房间里一瞬间给冷冷的光辉照耀得明晃晃的。我瞥见丽子那张忧伤的苍白的脸庞，燃烧了异样光芒的两只大眼珠子。两片褪了色的唇在嗫嚅些什么，大概想唤醒我，向我倾诉些什么吧。可是一颗晶莹的泪珠已经滚下她的嘴角来，丽子兀的背过身去，奔回自己的房里。

我的心铅样的沉甸甸，一个叹息轻轻溜过我的发际。嗜，丽子，用不着什么倾诉，我明白你的苦恼，应该说我比你更了解这些日子来你所遭遇的一切。就为的太了解了，我不能够让这场不幸的事件发展下去，我得做些什么去遏止它的发展，为了已故的妈妈，也为了你的前途幸福。

丽子，你该恨死我这个做大哥的人吧，要是你晓得我将要做什么。

白天，窗外老是一抹沉昏的淡灰的天空，低低往大地上压，永无休止地飘忽着牛毛细雨，大地上一切仿佛快要溶解在这灰漫漫的雨雾里。

雨，也仿佛滴落我心头上呢，多难受！

患了脚气病的，食后需要散步，可是这讨人厌的雨天却偏生跟我作对，只好困顿在这小屋里，从这一角落踱到另一角落。短短的距离，来回往复了几趟，虽说两只腿还没有软

一颗脑袋可开始发涨了。

我异样的烦躁，我不再觉得寒冷了，相反的，我感觉有点儿发热，我那劳什子疟疾又快发作吧。我赶紧咽下两片“奎宁”，恨恨的把自己抛在床上。

这厌倦的季节，这双重的病痛……

常常不由得教人羡慕那健康和晴朗日子来。

我相信这疾病是软这鬼家伙给我的临别馈赠。

他在这里养了三四个月的病，便匆匆的走了，打从他离开那天起，我便一头病倒了，生了跟他一模一样的病。只是苦了丽子，刚看护好一个病人，又得照料我这个不肖的哥哥。

是纯粹的偶然，软这回子跟我们匆匆的聚首，匆匆的别离，并没有带给我们以幸福，却带来了深深的哀愁！

二

这不愉快的事，是在大半年前我妈妈落葬那一天开始的。

那一天，海峡上堆满了灰色的云团，天空不时的飘着细雨。我跟林铁山帮忙着棺木店派来的几个伙计，把妈妈那一口薄薄的棺材扛上了雇来的罗厘车里，然后我把哭成一个泪人儿的丽子扶上了车，由我们隔芭的那个一副好心肠的邻居五婶陪伴着。我和林铁山跟那些棺木店的伙计蹲在棺材的另一边。

罗厘车开动了，这凄清的送殡的行列，就在细雨纷纷中朝城外坟场进行。

在下葬的当口，丽子哭得差点儿昏了过去，幸亏五婶她老人家有经验，早有了准备，拿出带着的红花油一类的药品来，替丽子不住的擦着。

我的心也仿佛有一千口锐厉的针在刺着戳着。可是却把要溢出来的泪水咽落肚里去。这并不是为的什么男性的倔强，而是恐怕我的哭泣会更增加丽子的哀痛。

可是当那个伙计把最后一铲子黄泥巴扔在墓穴去的时候，我想起了妈姆的艰苦一生，她对儿女的慈爱，跟我这个不肖的儿子带给她的无穷的负荷，我忍不住一阵心酸，一滴一滴的眼泪掉在泥土里。

“老丁，看开点吧。”

林铁山拍了拍我的肩膀，开始安慰我。但他的嗓子也变得有点异样，我掉过脑袋，发觉林的眼圈儿也有些红了。

林铁山是个看起来稍为生得矮胖的年青伙子，永远爱打趣别人，老爱讲些笑话引人发笑的一个家伙。一张阔嘴巴仿佛离了水面的鱼，老是裂开来，露出两颗金牙来。一般跟这林的接触过的人，光看见他是一个放浪不羁的人；但我跟他多年的老伙伴，我知道他的私生活挺严肃不过，在心里他可比别的知识分子还来得忧郁。他表面上那些放荡，笑谑，只是拿来掩饰内心的忧郁，不过他做得那么自然，教人不易瞧出罢了。

这当子，瞧见他林铁山眼圈红润了，更加证实我对老林的认识不差。我的妈姆在世时光，挺关心他的，晓得他是个光棍汉子，食凉食热，常常少不了他的。东洋鬼子没有来以前的一段日子里，失业了，还在我家里住过一个时期，所以我妈姆的死，也教他感到了悲戚的。

妈妈生病期间，他林铁山去了野森，因此不晓得。我知道日本鬼子占了这个小城以后不久，他又找到联系，再度参加地下抗日工作去。所以行踪飘忽，诡秘，来我家走动也不再象旧日那样勤密了。四天前的黄昏，我进城给妈妈抓药，当我跟那个贝莉拉女医生讨了药水，在药房门口意外地碰到他，才晓得他老已经打野森回来了。当时他老一脸匆忙的神色，同行的还有一个棕色脸膛，面型有些象他们马来人的年青伙子，这家伙老是不断地拿出一种象他们这一辈人对待一切陌生人惯有的猜疑眼色打量着我。他们似乎也是要进药房去的，老林这些日子来，行动愈来愈变得诡秘，我也就不想问他。他林铁山约定在三天后来看我，说有事跟我商量，我也就没告诉关于我妈妈生病的事。

今早上，他林铁山如约的来了，却碰上妈妈的丧事。

葬事完毕，我们一行人又爬上那辆罗厘车，开回城郊的家去。在归途上，大家都没有开腔，一种沉重的气氛笼罩了我们全体。丽子伏在我的肩头上，虽说停止了嚎哭，但泪水还不住地淌下来，把我的衬衫弄湿了一大片。

在沉默中，我忽地记起林铁山约定今天来看我，本来说是有事要跟我商量的。于是我掉过脑袋去问林铁山，末了还向他抱歉：

“真对不起，你来了却碰着这样不幸的事，平白给你添了许多麻烦。”

“不要太客气了。”他的金牙闪了闪。“我本来今天有件事要跟你谈谈，不过——”

说到这里他顿住了，两只圆圆的小眼珠子朝周遭睃了睃，才接下去：

“不过我想你这当子心情一定不大好，我怎好再拿这些事情来麻烦你。我们还是改天再谈吧。”

几天以后的傍晚，我把要到城里游艺场上工的丽子送到芭口的大路上，觑着她爬上一辆开向城里的公共巴士后，独个儿回到那间半旧的板屋来。

当剩下一个人的当口，这间本来不大的山芭板厝变得空虚起来。我顺手拿起一本书来，没念上两行又把它盖起来，丢在一边。

我站起来踱到窗前，漫不经心地望着外头那一片迷茫的暮色，别的芭窑上已经冒起了炊烟；那些种地的山芭卡^①，一到黄昏便在菜园屋门前空场上堆起篝火来，去驱那些蚊蚋，山猪，听说前些日子十七碑的胶园还出现过一头大伯公^②啦。

一群归鸦，横过河岸上那些尼巴棕榈跟肥大的拉冷草丛，投向对面山巅那个荒林子里去。

阴影打起伏的山峦那边很快地淹没过来，我刚想起这该是上灯时分了，却蓦地听到外头有人敲门。

老林仍旧是那个老样子，一进门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那个矮胖的身躯朝放在厅堂一角的帆布躺椅上一抛。

我返身把门关上。开始找着火柴点燃了桌上那盏油灯。

“你这有烟么？”躺在躺椅的问。

“我不知道。我下午才打城里回来，不晓得丽子有没有向街场的古拉店去登记买配给香烟。”

① 乡下人

② 老虎

我一边回答一边打开桌子抽屉，在丽子经常替我放烟卷的地方我发现两包‘兴亚牌’跟三包‘樱花牌’。

“你真够气。”

我把一包‘兴亚牌’递给林铁山。那个燃了一支，忽地一翻身爬身来：

“唉，你的妹妹啦！”

尽管这家伙老是调皮放肆惯的，在丽子面前，有时也得矜持几分。

“丽子近来晚上到游艺场工作去了。”

听见这么讲，老林这才放心地再躺了回去。

“他妈的，我今天跑了一整天，累得要死啦。”

他林铁山噓了口气，跟着一口烟给喷了出来。

我想问他今天忙些什么，话已经冲到喉咙了可又咽了回去。对于这么一个地下活动分子，问他的行踪是多余的，就算跟你讲了，你也不大敢相信是实话。

抽完了一支烟卷，他林铁山说肚子饿坏了，问我要不要请他吃一顿晚饭。

“我刚才吃剩点蕃薯粥，更好的可没有了。”

这些天，黑市米价涨到每斤七扣钱，我们只好拿蕃薯跟木薯拌米粥吃，有时干脆吃一顿蕃薯算一餐。

“有蕃薯粥吃已经算是了不起了。他妈的，上个月我在野森的大芭里，有整整一个礼拜光吃到蕃薯叶，吃到我泻肚子。”

他林铁山讲着爬起来，不等我去替他把蕃薯粥拿出来，

① 杂货店

便径自到厨房里找去。

我打柜内捧出一把花生来剥，把花生米盛在碟子里，给林送蕃薯粥。

林吃过蕃薯粥，满意地摸摸肚皮。

天完全黑了，白天落过阵雨，河边的青蛙开始噪聒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合唱队。

“这儿多末幽静呀，”林叹了口气，扭转脖子，圆圆的带着棕色的小眼睛盯住我，充满了讽刺意味的，“这正适合你这个避世的陶渊明啦。”

“那里的话，你都不知道人家多么苦闷，这当子又碰到妈姆她老人家去了……”

我为不被人了解而感到一阵子不快，可是我不想去解释。

不过林的误解也不是绝没有道理的。

眼前又出现了‘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我在新加坡那个赤道北九十里的热带大城里的那一段如火如荼的生活。我白天参加种种救亡活动，参加小组会议，出席时事座谈会，领导过一个救亡话剧团，自任导演兼演员；同时在深夜里回到牛车水的估俚间以后，还摊开了稿纸来，写文章，暴露日本法西斯的种种暴行。有一回我甚至在日出之前，乘了脚车，跟着‘锄奸队’到小坡大马路，把盛了污油的啤酒瓶子，朝一间暗中出卖仇货的商店那块招牌掷去。

一九四一年最后一个月的一个凌晨，第一架车洋鬼子轰炸机丢下的一颗炸弹在我住的屋子背后那条街上爆炸开来，我打帆布行军床上被抛落地板上。这个可没有吓倒我，这样的暴行只能够激发像我似的有正义感的青年们，引起我们的

更大的仇恨罢了。接着在那些火热的日子里，我出现在热闹的二马路，在珍珠巴刹门口，对着群众吊了沙哑的嗓子，宣传抗日，保卫‘我们的第二故乡’。在鬼子兵快要攻打到柔佛海峡边沿的当口，我还参加了动员委员会工作，拚命鼓励人们上前线去，协助红毛兵打鬼子。那时候我没有想到我个人的安全问题，我晓得要生存就惟有斗争，把日本鬼子打出马来亚去。可是在新加坡成了围城的一天，跟我一块工作的几个人却悄悄的坐了摩多舢舨溜出了新加坡，逃到荷印去了，根本没有通知我一声。我给遗弃了，我剩下孤另另一个，失掉了一切的联络。

以后的日子更黑暗了，鬼子进城首先就来一回血淋淋的‘大检证’，把上万的年青人屠杀掉，我躲在一间给炸去顶层的破楼里，有三个月不敢在白天露面。但我每天都听到一些伙伴们被捕被屠杀的消息，我自己也是‘榜’上有名的……

七月，‘军政监部’下令疏散新加坡——那时已经给改名为昭南岛了——的难民，要那些打联邦逃出来新加坡的战时难民重回联邦去。我趁这机会，混在大夥儿的难民群里，爬上一列北上火车的一个车厢顶，过了一个白天和一个暗夜，溜回这里我的老家来了。

这一年多来，我躲在这小城边沿的菜园屋里，打发着发霉的日子。我仿佛一头受了伤的狼，躲在自己的洞里，慢慢的舐着自家的遍体鳞伤。我改了名字，在自己屋后那一片地上栽蕃薯，木薯，跟那些血红的鸭脚菜。我不跟任何人来往。在这个小城里我没有几个熟人，他们没有一个人晓得我过去在那个热带大城那一段生活，除了林铁山，可是这家伙不了解我，这当子还讲我的风凉话。